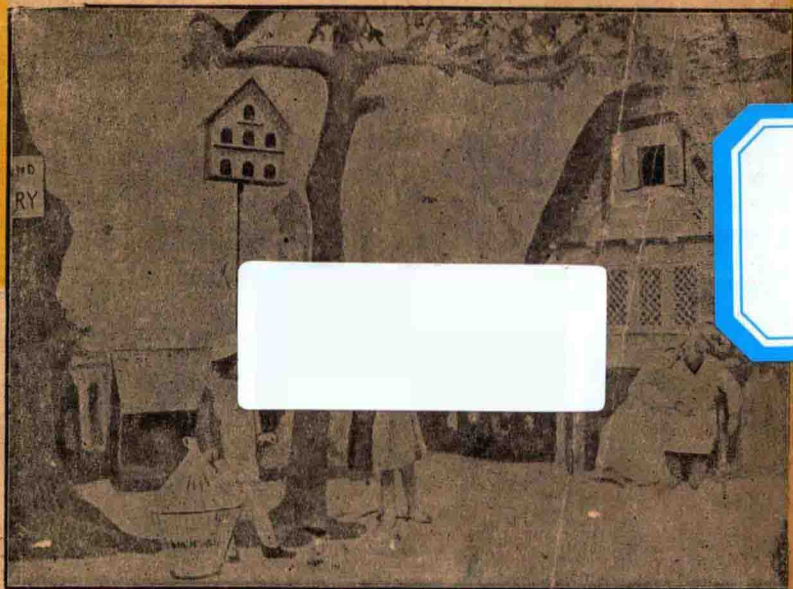


著名學文界世

青鳥

著原克林脫梅
譯強熾葉



第一章 草屋奇遇

很早的年代之前，有一個樵夫和妻子帶着兩個子女，住在靠近太古的大森林中的一間草屋裏。那兩個子女曾經碰到了一次奇遇。

當沒有告訴你們這樁奇遇之前，我先把這兩個孩子說明一下。使你們知道他倆的性格怎樣；如果他倆不是這樣可愛而勇敢，就是往下看到的奇事，也不會發生什麼興趣。

底爾底爾——便是這位英雄的名字——年紀十歲；他的小妹妹彌底爾卻只有六歲。

底爾底爾是個身材很高的小傢伙，漂亮和強壯的身體，發育極完美，一頭烏黑的頭髮，被他的頑皮的脾氣弄得亂蓬蓬。他很受人歡喜，因為他有動人的微笑，溫柔的臉兒，和亮晶晶的鳥眼，尤其是因為他勇敢和大膽顯出高尚的心地的緣故。清早常常和他的爸爸——樵夫底爾——在晨霧迷漫的路上走，身上穿着破爛的衣服，而神氣卻非常驕傲，非常英武，髻髻天地間一切美麗的東西放出可愛的微笑都在前面等候他一樣。妹妹彌底爾卻和他大不相同，穿着母親替她收拾得乾乾淨淨的長衣，出落得十分可愛，十分美麗。相形之下，哥哥越顯黧黑，而她就越顯得白嫩，她的一雙大眼，溫柔而帶一點藍色。那雙眼睛，什麼事都能驚駭她爲了一點小事便能够流下淚來；那種孩子氣裏又帶點婦人氣概，格外令人可愛。她很文雅的聽哥哥說話，有時雖然放縱一些，但終不願意他冒險地跟他作長途的旅行。

故事開始了，這一男一女的一對小英雄，在一晚到世間尋求幸福，發生一些什麼事情，便是這故事的演進。

底爾爹的草屋是城外最不好的一所房子，對面有一家闊人的洋房，更顯得這邊屋子的卑鄙。草屋的窗口，可以看見對面的餐室、客廳，到了夜晚，常常照耀得金碧輝煌。白天，也可以看見小孩們在露台上花園裏，或

在暖室裏玩耍，那暖室還終年開着鮮花，城裏人也時常跑來玩賞。

一個晚上，正當新年夜，底爾媽把她的孩子們安置在牀上之後，並且比往常更親熱地吻過他們。大雪紛飛，把底爾爹裹住到森林子裏去，作工的腳。因此，她就沒有錢買東西給底爾底爾兄妹裝在聖誕襪裏。孩子們也便睡着了，除了貓叫聲，犬吠聲，和老祖父那架鐘的滴達聲，一點別的聲音都沒有。但是一道太陽一般的亮光突然射進窗裏來，桌上的燈也自己亮着了，兩個孩子一齊醒來，打過呵欠，揉揉眼睛，從被裏把手伸出來，底爾底爾就輕輕地說道：

『彌底爾呀！』

彌底爾答道：『唔，底爾底爾呀！』

『你睡着了嗎？』

『你哩！』

底爾底爾說道：『沒有，我剛同你說話，怎麼會睡着呢！』

他的妹妹問道：『我說，今天是聖誕節嗎？』

『不是的，明天也不是，今年聖誕老人不會給我們帶東西來了。』

『爲甚麼呢？』

『我聽媽媽說，她不能到城裏去……但是他明年會來的。』

『明年還長遠呢！』

男孩子說道：『長遠哩，但是他今晚會到闖人的孩子那兒去的。』

『真的嗎？』

底爾底爾突然叫道：『呀！媽媽忘了把燈吹熄哩……我想着了。』

『什麼呀！』

『我們起來吧。』

彌爾常記得媽媽的話，便說道：『但是我們不能起來呀。』

『爲甚麼不能，這兒又沒有人……你看見窗戶嗎？』

『啊，多亮呀……』

底爾底爾說道：『這是宴會上的燈光。』

『什麼宴會？』

『是對面那些闊人的兒子，那是聖誕樹，我們把窗戶打開罷……』

彌爾底爾很溫和地問道：『能打開嗎？』

『當然能打開，這兒又沒有人管我們……你聽見音樂嗎？……我們起來罷。』

兩個孩子便從牀上跳下來，跑到窗口，爬上木凳，把窗戶一齊打開。屋裏全照亮了；兩人就很熱心地往外

望着。

底爾底爾說道：『我們什麼都能看見了！』

可憐的小彌爾底爾在凳上簡直蹣不起腳尖，便說道：『我看見哩。』

底爾底爾說道：『下雪哩，兩架馬車來了，一架有六匹馬拖。』

彌爾底爾盡量伸出身子往窗外張望，一面說道：『有十二個男孩子出來了！』

『別蠢罷……都是小姑娘呀……』

『她們都穿着短袴哩……』

『靜些……看罷……』

『樹枝上掛着那些金亮亮的東西是甚麼？』

底爾底爾說道：『咳，自然是玩具呀！刀咯，槍咯，兵咯，大礮咯……』

『桌上堆的又是甚麼呀！』

『糖糕，水菓，包子。』

彌爾爾拍着手叫道：『啊，這些孩子多漂亮呀！』

底爾底爾答道：『看他們笑了又笑哩！』

『還有那小的在跳舞啦……』

底爾底爾便叫道：『是的，是的，我們也來跳舞吧！』

兩個孩子便用腳在木凳上敲着作樂。

彌爾爾說道：『啊，多可笑呀！』

底爾底爾叫道：『他們拿糕了！他們拿得着呀！……他們在吃了，他們在吃了，在吃了！……啊，多麼可愛，多麼可愛呀！……』

彌爾爾數着幻想的假糕。

『我有十二個……』

底爾底爾說道：『我有四個十二個，但是我可以分給你一些……』

這兩位小朋友便喜歡得跳着笑着，並且渾身戰慄着，看着別的孩子幸福，竟忘了自己的窮苦。這樣子，立刻得到一種酬報。突然之間，門外有一陣急促的敲門聲。孩子們便動也不敢動了，再也不敢頑皮。木板軌軌地響了一聲之後，門便豁然地又慢慢地打開來，一個小老嫗跑了進來，全身穿着綠色的衣服，頭上頂着一塊大紅頭巾。駝了背跛了腳，而且眼睛也只有一隻，鼻子同兩頰幾乎連在一起，從來分不出凸凹；走起路來，混身都靠在一根杖上。也許她是一個仙人吧。

她蹣跚地到了孩子們面前，用一種鼻音說道：『你們這兒有會唱歌的草和青色的鳥兒嗎？』

底爾底爾混身戰慄着說道：『我們這兒草倒有，可是不會唱歌……』

彌底爾說道：『底爾底爾有隻雀兒哩。』

那小傢伙連忙申說道：『但是我不能給別人，因為是我的。』

這不是極充足的理由嗎？

那仙人戴上她的大圓眼鏡，對雀兒細看着。

她說道：『這雀兒青倒很青，但是我要那真正的青鳥，給我那病了的女兒……你們知道青鳥是為什麼而生的？知道嗎？我想你們也不知道，因為你們都是好孩子，我便告訴你們罷。』

那仙人用彎曲的手指摸摸她的高鼻頭，用一種很神祕的聲調，輕輕說道：

『青鳥是為幸福而生的，你們應該明白，我的小女孩更當幸福一些，她的病才會好，因此我現在叫你們到大間去，為她找尋青鳥。你們現在立刻動身……你們知道我是誰？』

兩個孩子露出為難的神氣，互相看着。事實因為他們從前向來沒有看見過仙人，如今看到，有些害怕。但底爾底爾總算很有禮貌的說道：

『你倒很像我們的鄰居勃靈格太太哩……』

照底爾底爾想，他這樣說，可算是很尊敬仙人，因為勃靈格太太有一家店舖就在他們隔壁，地方很好。滿屋堆着糖菓、石彈、巧克力糖、糖人、糖雞，開張的時候，還有金紙包着的薑麵大娃娃。勃靈格婆婆的鼻子，同這仙人一樣醜，年紀也差不多，走路更像這仙人，腰彎着，活像兩個人一樣；但是她很慈和，她還有一個小女兒，星期日常同樵夫的孩子們玩耍。不幸這一頭鳥髮的少女，時常患着一種莫明其妙的病，睡在牀上，她一病倒，就求底爾底爾把鴿子給她玩，鴿子原是底爾底爾心愛之物，不曾給她。照這孩子想，這一切，都十分和仙人告訴他的事相同，所以他叫仙人作勃靈格。

這真出乎意料之外，那仙人反而勃然大怒，滿臉緋紅。這是她的僻性，一個仙人，能在一分鐘之間，隨自己

的高興，把面貌完全變過。這晚上，她變的樣子又醜又老，背是駝的，眼也缺了一隻，肩上還有兩叢灰髮披着。她向底爾底爾問道：『我的模樣兒怎麼是醜？是美？年老還是年青？』

她問這許多話，目的在試試這孩子的心腸究竟是否和善。這時候，他轉過頭去，不敢說她的模樣兒如何。她便叫道：

『我是勃理崙啊！』

底爾底爾混身戰慄着答道：『啊！對呀！』

這話使仙人滿足了，她看見孩子們還穿着睡衣，便叫他們趕快穿衣裳。一面自己就替彌底爾穿着起來，一面又問道：

『你們的爹媽在那兒？』

底爾底爾指着右邊的門，說道：『在那兒，他們都睡着了。』

『那末祖父和祖母呢？』

『早都死了……』

『那末弟妹們呢……你有弟妹妹嗎？』

底爾底爾說道：『啊，有哩，有三個兄弟哩！』

彌底爾又補說道：『還有四個小妹妹。』

仙人便問道：『都在那兒呀？』

底爾底爾答道：『也都死了。』

『你們願意再同他們見面嗎？』

『啊，當然歡喜呀……立刻就要見面……領我們見他們吧……』

仙人說道：『我又不是裝在口袋裏，有這樣容易。不過很運氣，你們到記憶之鄉去，就可以看見他們。到青』

鳥那兒去的路，在左邊轉三個灣便到了……我敲門時你們在幹什麼？」

底爾底爾說道：「我們正在吃糕玩。」

「糕在那兒呢……你們有糕嗎……」

「在閨人那些孩子的屋裏……來看罷，多可愛的糕！」

底爾底爾便把仙人拖到窗口去。

她說道：「但是吃糕的究竟是別人啊！」

底爾底爾說道：「是的，但是我們可以看他們吃哩。」

「你不怨他們嗎？」

「爲什麼要怨他們呢？」

「他們把糕完全吃了。照我想，他們不給你們吃，這於情理上是不對的……」

「不盡然，他們有錢呀……我說，那兒不好看嗎？」

「這兒也一樣好看，只是你們看不見罷了……」

底爾底爾說道：「我一定看得見的。我的眼睛非常好，雖然高高在教堂頂上的鐘我都可以看得清楚；爹

爹還看不見哩！」

仙人突然發怒道：

「我告訴你！我說你們看不見的，就看不見呀！」

她的怒氣越來越高，似乎就是爲了這看得見教堂頂上的鐘的一句話而發怒的！

孩子當然也不是瞎眼，不過他很慈和，命該享福，所以她要教他怎樣去看萬物中最好最美的一切。這不是一樁容易的事，她知道，許多人活了一輩子，沒有享受着黏在身邊的幸福。但她是個仙人，當然是萬能的，所以她決意給他一頂神帽，上面鑲着一顆有神力的鑽石，能够把真理指示給他，使他常常看見萬有的內容。

瞭解一切獨特的生命和獨特的存在，而爲自己尋求幸福與歡樂。

仙人從身邊一隻大口袋裏，把小帽兒取了出來。這是一頂繡着白邊的綠色小帽，中間鑲着一顆發光的大鑽石。底爾底爾簡直快活得忘了所以然。據仙人對他解說鑽石的用處，是這樣的：撤一下帽頂，可以看見一切事物的靈魂；稍稍轉向右邊一些，可以發現過去的一切；轉向左邊，便可以看見未來的一切。

底爾底爾滿面笑容，快樂得跳躍起來，立刻又恐怕這小帽兒一旦會失去。

他說道：『也許爹爹會給我拿去的！』

仙人說道：『不會的，因爲，即使戴在你的頭上，別人也看不見的……來試試看。』

孩子們拍着手叫道：『好呀，好呀！』

髻髻是演一套魔術，那奇怪的帽兒立刻戴在孩子的頭上。這分明是一個不同的時代了！老仙人變了一個年輕美麗的公主，全身穿着絲服，鑲着發光的寶石；草屋的牆壁都透明而且發出寶石的光輝；破爛的家具完全變了大理石的。兩個孩子便跳來跳去的拍着手歡呼起來。

底爾底爾叫道：『啊，多可愛呀，多可愛呀！』

很自負的小彌底爾好像着了魔一樣的，呆呆的站住盯着公主的美麗的衣服。

更奇怪的事還在後面開展着。那仙人不是說過動物和各種東西都會活起來，像人一樣的說話作事嗎？瞧老祖父那隻鐘的門突然打開了，傳來一陣動人的音樂，十二個打扮得花花綠綠的舞士圍在孩子們的四週跳起舞來。

仙人說道：『這是你們生活上的時間，』

『我可以同他們跳舞嗎？』底爾底爾這樣問，並且暗自贊賞着這些小東西，既漂亮，又伶俐，活像小雀兒在地上跳。

但他又忍不住大笑起來！這可笑的胖傢伙，似乎呼吸也沒有，全身糊着麵粉，從麵包盆裏掙扎出來，對孩

子們鞠躬，他到底是甚麼人呀！原來是麵包，麵包也得在地面上走來走去的自由了！他的樣兒活像一位又胖又有趣的老先生，面孔上突出來兩塊麵包，那雙大手，因為臂膊太粗，放在便便的大腹上，連互相這麼碰他一碰都不成。他穿着一件焦黃色的貼身衣服，胸部有幾處裸着，就像我們每晨早餐吃的上等塗油麵包差不多。頭上——你且想想他的頭看罷！——頂着一個大圓餅，髮髻一頂有趣的頭巾。

別的小麵包，模樣兒也同他差不多，爬出來同時間一齊跳着玩耍的時候，蹣跚地爬出盆來，全沒想到他們撒在那些漂亮太太身上，好像一陣濃雲似的麵粉。

這真是一種又奇怪又迷人的舞蹈；孩子們都歡喜極了。時間和麵包一同跳着；碟子也湊趣兒，在櫥裏上下亂跳，又不敢跳出來，否則會粉身碎骨；玻璃杯也在櫥裏碰着，互祝大家的健康。刀又更嚷得起勁，就連自己說話的聲音也聽不見了……

這樣再開一會兒，真不知會鬧出什麼亂子來。爹爹媽媽一定會吵醒了。好在鬧得高興的當兒，煙囪裏突然衝出一道巨火，屋裏全照得通紅。髮髻屋子已經着了火。這時候，人人多躲到角落裏去，嚇得不敢作聲。底爾和彌底爾也怕得哭了起來，連忙把頭攢進好仙人的大衣裏。

她說道：『不要怕。這是火，它也來湊熱鬧玩耍了。他很好，最好勿碰他，因為他的脾氣很暴躁。』

孩子們從仙人那件大衣的金鑲花邊的隙縫裏偷看，看見一個紅色的高個兒望着他們，笑他們膽小。他全身穿着鮮紅的緊身，飾着燦爛的小金物，肩披紅絲巾，他用長手揮動時，就活像融融的火焰，捲髮壁直的豎在頭上。他手舞足蹈地在房裏亂跳，好像是一個瘋子。

底爾底爾雖然安心了一點，還是不敢伸出頭來。仙人物理端就想出一個好法子；她用小手杖向水管一指，立刻就出現一個小姑娘，哭泣得淚泉好像噴水池那樣直流。她是水母，她生得很漂亮，卻帶點愁容，她的歌喉極好，很像泉水的潺潺聲。那直垂到腳跟的長髮，原來是海草做的。她起先猶豫不決，四處張望着；後來看見火仍在那兒狂舞着，她就勃然大怒，往他身邊一衝，竟澆得他滿身滿臉溼淋淋的。火也大怒起來，噴出一陣濃煙。

這便知道自己又碰着老對頭了，還是躲到角落裏去好，水也住了手，地方似乎再現了和平。

兩個孩子也不十分怕了，正問着仙人還有什麼怪事，便聽到一聲磁器的破響，回頭向桌子那邊看。多怪呀！原來牛奶瓶跌在地上，成了粉碎，從那碎片裏竟爬起一個漂亮的女人，輕輕驚叫了一聲，拍拍自己的雙手，抬起頭來東張西望的看。

底爾底爾立刻就去安慰她，因為他知道她是牛奶，他很愛她，所以就吻了她一下。她像一個擠牛奶的姑娘那樣又乾淨又漂亮，從她那件乳酪衣下，時時還送來一陣乾草的香味。

這時候，彌底爾正看着糖塊，似乎也活起來了。糖塊包在藍紙包裏，放在門旁那個架子上，不住的左右擺動，也沒有什麼結果。後來，才有一隻細長的手伸出來，再伸出一個尖頭，把紙包穿破了，以後伸出來的另一隻手和一隻腿，似乎長得沒有個盡頭……啊，你要看看糖的樣兒才有趣呢！那樣兒，真要笑死人，孩子們都忍不住對他大笑起來，但他們也很願以禮儀待他，因為他們聽仙人這樣介紹：

『底爾底爾，這是糖的靈魂。他的袋袋全裝着糖，他的手指，也全是糖棒。』

有一個糖做的朋友，高興時就在他身上挖點下來吃吃，真够奇怪呀！

『汪，汪，汪……早上好呀！早上好呀！我的上帝呀……到頭來，我們也能說話了……光叫光搖尾巴你又不大懂……我愛你！我愛你啊！』

這走起路來總撞着別人的傢伙，歡鬧得一屋都是他的聲音的怪傢伙，到底是甚麼人呀！我們一看，立刻就知道了。原來是泰羅，是一種儘力想了解人類的好狗，也是伴孩子們到森林裏去的馴犬，守門的忠心衛士，忠誠大度的好朋友！他用兩隻後腳走過來，鬚鬚兩隻腳生短了一些，另外兩隻腳在空中揮來揮去，那姿勢活像一個笨漢。他一點也沒有變，仍穿着那件光滑的芥子色大衣，生着一個猙獰而像猛犬的頭，戴着一個口罩，所不同的，只是他比從前大了一些，而且現在會說話了。他說話說得很快，似乎他想為同類報復那種沉默數百年的仇恨。他什麼都談，甚而能為自己解釋分辯；他吻着兩個小主人，一面叫他們作「他的小上帝」，那樣

子真十分好看，他忽然坐起來，忽然又在房裏亂跳，碰碰桌椅，又用軟腳爪同彌底爾玩鬧一回。還要捲捲舌頭，搖搖尾巴，氣吁吁的似乎要出去打獵的樣子。我們立刻就可以看出他的直爽。他深信自己的重要，以為惟有他是新世界的一切中所不能少的東西。

直到同兩個孩子鬧够了，又在同伴間踱來踱去，頻頻送以關切的目光。他的快活得了自由，簡直快活得忘其所以；他既然是最可愛的生物，當然就有最大的幸福。不幸他如果變成人類，把小狗那點美德就失去了。他會嫉妒了！他真是十分善妒，只要看見輪到貓兒德拉底也活了過來，同他一樣地被孩子們撫愛親吻，他就覺得說不出的難過啊！他多恨這隻貓呀！看見他在身邊，看見他也夾在這親熱的家庭裏，那種難過，真是天災的犧牲。但因為他的小上帝們歡喜這樣，也總得忍受下去了；而且只好避得遠遠的去。但是，又因為她，他良心上確實又犯了許多罪。有一天晚間，他不是偷偷地爬進勃靈格老太太家的廚房裏，想把她那隻老貓勒死，把那隻與他素無仇恨的老貓勒死嗎？他不是在那對面那家廳上，把一隻波斯貓的背部咬爛過嗎？他不是有意到城裏去，為發洩一時的私怨，想把所有的貓一齊弄死的嗎？而今德拉底也像他自己一樣會說話了！德拉底在這未來的世界裏，同他的地位會一樣了！

他只苦苦地想着：『這世間是沒有公理的！真是沒有公理的。』

這時候，貓兒正洗了臉，舐過他的腳爪，這才伸到小姑娘面前去。

她的確是一隻很美麗的貓，如果我的朋友泰羅不把牠看得那樣壞，我們一定能够多多看她幾眼。看她那雙綠玉裏鑲黃玉的眼睛，不叫人心動，撫着她那黑絨似的身體，不叫人歡喜，你怎能不愛她那副莊重斯文而且高貴的容貌呀！

她溫柔地笑着，很客氣地對彌底爾說道：

『小姐，早上好呀……你姥今朝多漂亮啊！』

孩子們喜歡撫着她。

泰羅站在角落裏，看着貓兒的一舉一動：

他暗暗說道：『她也用後腿像人一樣的站起來了。看那尖耳朵，長尾巴，墨黑的衣裳，真是個魔鬼形！』說着他不禁咬牙切齒的更恨了。他又繼續想道：『她又像鄉下掃煙囪的，那東西我真是恨得刺骨，不管我的上帝們怎麼說，我總不把她當真人看待……』他又嘆了口氣說下去：『幸好我比他們知道許多事情！』但是突然間，他再也忍不住了，猛撲在貓身上，大笑着，好像仇人相見的怒吼。

『我要駭德拉底一下子哩！汪，汪，汪！』

但貓兒還在作動物的時候，就覺得自己很尊貴，自己生來是富貴命。她想自己與狗分個你高我下的時候了，在她眼光裏，狗兒生來就是個壞蛋，所以她露出輕蔑的樣子，退後了一步，只說：

『先生，我不認識你。』

泰羅聽見這無禮的話，又猛跳了起來，貓豎起全身的毛，擡起小紅鼻下的鬚鬚（因為她覺得這兩叢白鬚在黑毛上更顯得美，自己非常驕傲；又弓起背，豎起尾巴，怒叫着『弗弗！』氣勢凶凶的站在大櫃上，就像中國瓶蓋上的龍一樣。）

底爾底爾大笑起來；但如果這時候出了事，這場廝鬪是決不會好好收場的。晚間十一點，冬季已是午夜的時候，突然有一道極強的陽光射進草屋裏來，既燦爛，又光亮。

孩子也不知如何是好，只說道：『呀！太陽出來了！爹爹看見會怎麼說呀！』

但底爾底爾並沒有等仙人的糾正，自己也就明白了；他滿心驚訝，便跪在刺眼的陽光下。窗口一道太陽圓光中心，站着一個極美麗的女郎，好像混身都穿着金衣，發光的紗蒙了她的身體，又遮不了她的美麗；她一雙素手，伸出來給人什麼東西似的那種姿態的手，簡直是透明的一雙亮眼，打量着週圍的人們。

底爾底爾說道：『這是皇后吧！』

彌底爾跪在她哥哥旁邊說道：『是仙國公主啊！』

『不是的，孩子們。這是光！』仙人回答道。

光笑着走到兩個孩子面前來。她，天堂之光，大地之力和美的她，對於極小的使命，也是很表示快樂的；她在大空中，從來沒有什麼偏心，都是平等地慈愛一切，現在，暫時把本身縮成極小的人形，好來領導孩子們到人間去，教他們認清那另一種光，我們從來看不見卻時時用牠來觀察一切的智慧之光。

各種東西和動物們都叫道：『是光啊！』因為他們都愛她，就歡呼着在她身邊跳舞。

底爾、底爾和彌底爾也快活極了。他倆從來沒見過這樣熱鬧而有趣的集會；因此，比別人還歡呼得響亮。在這當兒，又有事出來了。突然間牆上礮礮響了三聲，響得牆也會格格地發抖似的，那是底爾爹被鬧聲驚醒，來罵他們，不許他們再開下去了。

仙人連忙對底爾、底爾叫道：『把那顆鑽石轉過來吧！』

我們的小英雄立刻照着做，但是他沒有弄慣，一面聽得爹爹要來，早駭得手忙腳亂，簡直笨得幾乎一塊糟糕了。

仙人叫道：『不要慌！不要慌！小朋友你轉得太慌了！牠們要來不及恢復原狀的，那時我們更得麻煩了！』立刻大亂了一番。草屋的牆壁就失了光彩，大家都忙得東跑西跑，恢復自己原有的狀態。火找不着他的煙肉；水到處找水管；糖站在破碎的紙包裏在那兒哭泣；最大那塊麵包也爬不進盆子裏去，因為那些小的亂跳亂蹣，早擠滿了一盆，輪不到它的份了。狗兒哩，身體比先前大了許多，爬不進洞裏去；貓也跳不進自己的窩。只有時間一向是跑得很快的一點不響的躲到鐘裏面去了。

光站在那兒不動，看見別的人全圍住仙人哭叫，想自己做個榜樣，教他們也安靜一回，可是終於沒有效果。

他們都問道：『會出什麼危險嗎？』

仙人說道：『好的，我只有把真話告訴你們了：同這兩個孩子一起的，旅行終了的時候，大家都要一齊死掉。』

一會兒他們全都大哭起來，只有狗兒覺得再作人類高興得很，而且自己的地位也只比光低一籌，所以當然替他的小主人當先鋒。

這時候，又有一敲壁聲，而且比起先的更害怕。

底爾底爾說道：『又是爹爹啊！這回他一定起來了，我聽見他在走哩……』

仙人說道：『你們看看吧，現在你們已經無法可想了，太晚了；你們只得都同我們去……但是你，火呀，你千萬不要碰什麼人；狗兒，你千萬不要咬貓兒；水，你不要到處亂跑；糖，你不要哭吧，否則你會一齊溶化了，麵包，拿裝青鳥的籠子；你們都到我那兒來，我替你們穿戴……我們走這兒吧！』

她一面說，一面用小杖向窗戶一指，窗戶便慢慢低下來，變了一扇門。他們就一個個輕輕地走出去，後來窗戶又恢復了原狀。所以聖誕節夜，在月光之下，鐘聲悠悠的傳來，宣佈了耶穌的誕生，那時候，底爾底爾和彌底爾就動身去找尋幸福輸送者的青鳥了。

第二章 仙宮

仙人勃理崙的宮殿在一座很高的山頂上，這便是站在到月宮去的路旁。離開月亮很近，所以在夏天的晚上，天氣清朗的時候，站在宮殿的露台上，可以看見月裏的山村湖海，而且是清清楚楚的。那仙人就在這裏研究星宿，以及觀察無數星宿的祕密，除此之外，地球上差不多已經沒有什麼東西值得她研究的。

她常對她的朋友——山上的巨人說：『那個老星球已經沒有趣味了！那上邊的人還是不會睜開眼睛！這真氣數，真可憐！我有時也到下界去，這是完全出於慈悲，一心想去救一些小孩子脫出那苦難的境地。』

她所以在聖誕節的夜裏來敲底爾爹的草屋門，這就可明白了。

現在再來說我們這一夥子旅行者罷。當他們還不會走上大路，而仙人就想到他們不能這個樣子在村上走，她在底爾爹頭上這麼一拍，意思就是用一種魔力把他們帶進仙宮去。立刻來了一朵雲，圍着這一席人，駕送了上天去。衆人驚覺時，便是仙宮擺在那兒了。這是她的本領的表現，想到什麼，便來什麼，呵，這真是高強的本領呀！

她很神氣活現的說道：『隨我來，』便領着他們走過許多金的屋銀的路。

後來到了一間四壁都裝着鏡子的大屋，另外還連有一間很大的更衣室，門縫裏射出一條亮光來。仙人勃理崙拿出一把鑽石的鑰匙來，更衣室的門豁然地開了。個個人嘴裏都驚異地叫了起來。簇嶄齊新而華麗的衣裳，一件一件地整整齊齊的掛在那兒；有鑲着寶石的外衣，還有真珠鏈，寶石圈，紅玉鐲以及各國不同式樣的華貴的衣飾……兩個孩子從來沒看見這樣華麗的東西！至於糖果，更覺得驚奇，這不算什麼，因為當小孩們第一次見世面時，這些東西總是值得他們驚奇而艷羨的。有什麼足怪呢。

仙人高興之極，幫他們選擇衣裳，火、糖、同貓各有自己的主見。火向來是愛紅色的，選擇了一件鮮紅的衣

服，佩着金色的帶子。因為頭上熱，不戴什麼帽子。糖是除了白色和淡青外，顏色太艷的衣服同他的性情不合的，所以他揀着一兩件白色和淡青的衣褲，並且頭上戴一頂尖頂子，好像蠟燭頭一樣，看着真叫人笑煞；但是他自己不知道，好像自己美得了不得一樣，在鏡兒裏看了又看，自憐亦復自愛。

貓兒向來以高貴的淑女自居，慣穿黑色的衣服，以為黑色在什麼時候都比較好，尤其是現在旅行沒有帶行李，更以黑色為便當。所以她就穿了一件黑的緊衣，繡着黑邊，肩上披着一件長長的斗篷，乾淨的小頭上，戴着一頂舞士帽，上邊掛着一束長羽。其次她還要一雙軟羊皮鞋，穿着紀念她的顯祖「着鞋貓」，前腳還戴一雙羊皮手套。

這樣穿好，在鏡前看了一會兒，自己很滿意。然後想到了一件了不得的事的樣子，小紅鼻戰慄着，眼睛呆呆盯住人，連忙邀了糖和火同她去轉一轉。他三人便走出去，別的依然在穿衣服。且讓我們跟他們去轉一轉，因為我們十分歡喜我們那勇敢的小底爾底爾，於他有什麼關係的事，我們總得十分當心而要去聽聽的。他們三人經過了幾間華麗的大屋，好像到了掛在天空中的露台，然後在一間大廳裏住了腳，貓立刻就用一種啞聲說話了。

她說道：『我邀你們兩位來的意思就是談談我們現在的地位。我們應當趕快想法自由……』話沒有說完，就有一陣怒吼的聲音把話頭打斷：

『汪汪，汪！』

貓又叫道：『喏！癡狗又來了！他又嗅着我們了！我們真是一刻兒也不能安靜。我們躲在欄杆後面去吧。最好，使他沒有聽見我和你們說的話。』站在門口的糖說：『來不及了。』

泰羅早走了過來，跳着吠着，除搖着尾巴之外，還十分得意的樣子。貓看見他便輕蔑地把頭轉開去，有點不屑而討厭他的樣子。